

文化生活译丛
Mythe et Religion en Grèce Ancienne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

[法] 让-皮埃尔·韦尔南 著 杜小真 译

Jean-Pierre Vernant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法)韦尔南著;杜小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1557-9

I. 古… II. ①韦… ②杜… III. ①神话-研究-
古希腊②宗教-研究-古希腊 IV. B9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530 号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张 红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4.5 64 千字

印数 0,001-7,000 册 图字 01-1999-0624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8-01557-9/K·336 定价 9.5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神话,礼仪 诸神的形象	(11)
诗人的声音	(13)
一神教观点	(18)
解密神话	(22)
诸神的世界	(27)
宙斯,父与王	(28)
必死者和不朽者	(36)
公民宗教	(40)
诸神和英雄	(42)
半 神	(45)
从人到神——祭献	(51)
节日大餐	(55)

普洛米修斯的狡黠	(58)
牲畜与诸神之间	(63)
希腊神秘主义	(66)
伊流欣努秘仪	(68)
狄俄尼索斯	(72)
俄耳甫斯教,寻找失去的统一	(79)
遁世	(83)
附 录	(87)
希腊思想	(87)
韦尔南与伏隆提兹、阿赫多、维达尔-纳盖谈话录	(87)
一 神话和理性	(88)
二 历史心理学和历史人类学	(104)
三 相异性	(114)
四 悲剧的意义	(120)
译后记	(134)

导 言

想用一本小书概述希腊宗教的历史,是否事先就注定要失败?一旦提笔落纸,墨迹未干,就会有那么多的困难突然出现,那么多相反意见向你袭来。人们是否有权利在我们所认同的意义上谈论宗教?在“宗教回归”——今天,每个人都或因欣喜、或因遗憾而为之震惊——中,希腊人的多神教却没有其地位。当然,这是因为多神教是一种死亡的宗教,但同样也因为,对于那些期待在信教者团体中找到集体生活的宗教范围和内在信仰根源的人们,多神教毫无用处。从异教到当代世界,宗教的地位及其作用、功能及其在个体和团体中的位置同时发生了变化。佛斯图日埃(A. J. Festugiere)——下面我还要更详细地谈到他——把神话学领域从希腊宗教中排除出去,而少了这一

块,我们就很难设想希腊诸神。他认为,在这种宗教中,只有崇拜来自宗教。崇拜,或不如说就是虔诚的一神教信徒认为能在古人的礼拜仪式上面反映其特有的基督教意识的东西。其他一些学者则把这种排除推得更远。从古代信仰那里,他们排除了他们认为与通过参照我们的宗教精神而确定的宗教精神相异的一切。1910年,孔巴莱梯(Comparetti)在谈到俄耳甫斯教¹时确认,这是在异教中惟一与此名相称的宗教:“除去秘传教义,余下的就只剩下了神话和崇拜”。余下的一切?在渴望脱离尘世与神结合的完全与世隔绝的教派之外,希腊人的宗教性只剩下了神话,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只留下了诗歌的魅力和崇拜,也就是说,仍然是他认为,留下了一系列多少与巫术活动有关的祭祀礼仪教规,而前者又来源于后者。

因此,希腊宗教历史学家应该避开两个障碍。他应避免以今天教徒的模式,把他研究的宗教“基督教化”,而这种研究是通过解释希腊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进行的。希腊人在世俗宗教的范围内进行信仰活动,在这样或那样的生活中,在教派内

1 俄耳甫斯教: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的神秘教理。

本书中除署名者外均为译者注。

部保证个人的自救,而希腊人的教派是惟一习惯于让他从事圣事以使之成为忠实信徒。但是,注意到希腊城邦的多神教和《圣经》的重要宗教的各种一神教之间的差距甚至可说是对立,就不应该致使前者失去信誉并把前者排除在宗教领域之外,弃之于另外的领域之中,同时与“原始信仰”和“巫术—宗教”活动的背景联系起来,就像追随福拉才(J. G. Frazer)、哈里森(J. E. Harrison)的英国人类学派所做的那样。古代宗教与今天的宗教相比,既不缺少丰富的精神,也不缺少复杂、严格的理智。宗教现象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方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希腊人的宗教与其他调节人和彼世关系的多神教、一神教的对照和比较,界定希腊人宗教性可能有的特点。

如果没有类比,人们就不能谈论希腊人的虔诚与不虔诚、纯洁与污秽、对神的畏惧与尊敬、纪念诸神的仪式以及节日、祭祀、祭品、祈祷、慈善活动。但是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就是那些文化活动——似乎具有最可靠的稳定性的活动,这些活动从一种宗教到另一宗教都被冠之以同一个名词:祭献——在进行过程中表现了它们的目的性,神学功绩,以及如此

根本的分歧,人们可以对这些活动的主体说话,同样可谈论恒常、变化和断裂。

任何先贤群,皆如希腊人的先贤群,都设定了各种不同的神。每一个神都有其特定的职能、专管的领域、特别的行动方式、独有的权力类型。这些神在相互关系中构成了一个有等级的彼岸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权限和特权受到相当严格的界定,诸神彼此间必然会互相限制,同时又互相补充。在多神教中,神不过是独一性,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至高权力、全知、无限和绝对。

这些不同的神存在于尘世之中,是尘世的一部分。他们不是通过在独一的神那里标志神的完全超越性来创建世界,因为那种超越性相对的是存在由之而来、而且完全依附于神的活动。诸神生于尘世。希腊人崇拜的一代奥林匹斯诸神与宇宙同时出世,在分化和排列中获得有序宇宙的最终形式。本原的发展过程是从作为混沌(chaos)和大地(gaia)的最高权力出发的,与此同时并从同一运动中诞生的,是人世——各居于世界一部分的各种人能够静观这人世——和过着天国生活又主宰不可见物的诸神。

因此,在尘世中,有神存在,犹之乎神性中存

在着世俗性。这样,崇拜就不可能针对一个完全超世俗的存在,因为这个存在的存在形式在物理世界、人类生活、社会存在中与任何属于自然范畴的东西之间都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相反,崇拜可以针对某些诸如月亮、黎明、阳光、黑夜、泉水、江河、树木、山峰的其他东西,也还完全可以是一种情感、爱欲(aidos,eros)、道德或社会概念(dike,eunomia)。并非每一次都涉及纯粹意义上的诸神。但是,所有的神在其专有的记载中,都以某种方式表现神性,这与庙宇中的祭拜神像用以使神现时化的方式相同,神像得以理所应当地接受信徒的虔诚。

面对一个诸神充斥的宇宙,希腊人并没有把作为两个对立领域的自然与超自然分离开。二者始终内在地互相关联。尘世的某些状态,让希腊人感受到了在建立与诸神的联系的祭拜礼仪的过程时,在与诸神“交往”中同样的神圣情感。

这并不是一种自然宗教,也不是说,希腊诸神是力量或自然现象的人格化。诸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雷电、暴风雨、高耸的山峰不是宙斯,而是属于宙斯的。宙斯远远超出这一切之上,他把这一切都包容在一种至高权力之内,这种权力延伸

到的地方不再是物理、而是心理、伦理或机制的现实之中。这就把至高权力变成为一种神性，因为至高权力把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协调的各种“结果”聚集在一种权威之下，而希腊人却使它们类同起来，因为希腊人从中看到了在最多样的领域之中的同一权力的表现。如果雷电或各种高度是属于宙斯的，那时因为神凭借带有某种绝对特权、至高权力的标志的东西在浩瀚宇宙中表现自己。宙斯不是自然力量，他是王，他是在所有他可能具有的形式中的至高权力的持有者和主人。

独一无二、完美、超越、与人类有限精神没有共同度量尺度的神，我们如何凭借思想到达他呢？知性通过何种罔眼能够切入无限？上帝是不可认识的。人们只能承认他，知道他在其绝对存在中存在。还需要中介者和调解者以填平上帝和世上其他一切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上帝为了使他的造物认识他，就必须选择其中一些造物向他们显示自己。在一神教中，信仰通常参照某种启示的形式：从一开始，信仰就深深扎根于超自然的范围内。希腊多神教并不建立在一种启示的基础上，没有任何东西把启示——从神开始并通过神——奠定为强制的真理。信教依仗的是实际应用：人

类祖辈留下来的习俗, nomoi。这无非就是语言、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衣着、举止、私人 and 公众场合的行为风格, 崇拜除了自身的存在之外不需要其他的证明: 从人们实行崇拜起, 崇拜就经受了考验。它表达了希腊人由始以来用以调节自身与彼世关系的方法。与彼世分离, 这已经意味着不再完全是自身, 就像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一样。

因此, 在宗教与社会、奴隶与公民之间并不存在对立, 也不存在明显的断裂。这与超自然和自然、神与世俗之间的情况是一样的。希腊宗教并没有构建一个另外的领域, 即一个封闭于自身界限之中并且要加在家庭、职业、政治或娱乐生活之上而又不与之相混的区域。如果对于古代和传统的希腊人有理由谈论“世俗宗教, 那是因为, 宗教在古希腊, 始终包容在社会之中。反过来讲, 社会在所有等级上并在其各种形态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宗教渗透。

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在这种宗教类型中, 个人本身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个人并不以纯粹个人的名义——作为承担自身灵魂自救的特殊造物——参与崇拜。在此, 个人担当的是他的社会身份赋予他的角色: 法官、公民、胞族族长、一个部落

或一个戴姆¹的成员,家中进入成人生活各个阶段的父亲、主妇、青年——男孩或女孩。这种宗教奉献出一种秩序,并且在适当的地方把不同的组成部分融入其中,而把对每个个体、对他可能的不朽、他超越死亡的命运的挂虑置于宗教领域之外。即使在诸如有关伊流欣努²秘传的传说中,那些被授以教义的人们都获得了在哈得斯³那里会有更好命运的允诺,但他们并不为灵魂操心:其中全然没有为了灵魂的纯化引起的对灵魂的本性的反思或实行的精神技术。正如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⁴所看到的,秘传教义的思想始终闭门不出,为的是让荷马式的灵魂观念几乎永远不变地延续下去,这种灵魂就是生者的幽灵,被流放到地下的游移阴影。

信徒因此没有与神建立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一个超越的神,正是因为他在尘世之外,在此世能及之外,能够在每个信徒的内心,在每个信徒的

1 戴姆(deme):古希腊亚提加半岛(Attique)的区和镇。

2 伊流欣努(Eleusis):古希腊城市,在雅典西北。

3 哈得斯:(Hades):希腊神话中的冥王。他和妻子帕耳塞福斯为阴间主宰。

4 见《希腊宗教的人类学》,1955,载《古希腊人类学》,巴黎,1968,第12页。——作者

灵魂中——如果这个灵魂已经准备好为宗教献身——找到接触和沟通的最佳地点。希腊诸神不是人,而是天神。他们所以受到崇拜是因为他们极其显赫的身份。如果他们与人类同属一个世界,如果说他们以某种方式拥有同样的根源,他们就构成了一个种族,这个种族无视标志着否定性印记——软弱、劳累、痛苦、疾病、死亡——的种种造物的一切缺陷和不足,既不象征绝对,也不象征无限,而是体现了造成在这世界上的存在荣光的的所有价值:美、力量、永远青春、生活的永恒光辉。

第二个结果:说政治家充满了宗教性,就是同时承认宗教本身与政治相关。任何行政官职都具有神圣的性质,而任何教士职位都来自公众权力。如果说诸神是城邦的诸神,如果不存在没有保卫城邦内外安全的神性护卫的城邦,那就是公民议会控制神职品级的结构、圣物、诸神事物,就像控制有关人的事物那样。公民议会确定宗教日历,颁布神圣法律,决定节日的组织安排,宗教裁判条例,要进行的祭祀活动,要接受的新神以及与之相称的荣誉。因为,不存在没有诸神的城邦,世俗诸神反过来需要城邦承认他们,接受他们并与城邦合一。正如马塞尔·德田(Marcel Detienne)所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诸神必须变成为公民才能完全成为神。

我在此引言中,提醒读者要避免把古希腊人的宗教世界与我们今天熟知的宗教世界同化得过于自然的企图。但是,由于重视各种不同的特点,我不能避免有些超出计划的可能。没有一种宗教是简单、一致、单一的。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当上述公民宗教信仰统治着城邦全部宗教生活时,还是不乏一些次要的、方向各异的教派与之同在,居其边缘。还应再进一步:公民宗教本身如果规范了宗教行为,那只有在为秘传教义崇拜安排一个位置的过程中才能完全保证自己的控制力量,这些宗教信仰的希望和立场与公民宗教部分毫不相干,而且在为了包容公民宗教的整合过程中,成为一种像狄俄尼索斯教那样的宗教经验,而狄俄尼索斯教在许多方面都与公民宗教精神背道而驰。

公民宗教、狄俄尼索斯教、秘传教义、俄耳甫斯教:关于我们所述时代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关于它们各自的影响,功绩,意义的争论远未结束。与我不同学派的布尔凯特(W. Burkert)那样的宗教史学家,也同意我的许多观点。而在与我比较相

近的学者之中,在某些观点上的相合也并非没有细微的差别或分歧。

我选择的论述方式并不会让我涉及这些专家之中进行的争论,也不会让我投入各种学术辩论。我的旨意只限于提出理解希腊宗教的阅读的钥匙。我的导师热尔内也曾针对同一主题写了一部仍具现实性的重要著作:《宗教中的希腊神》¹。我要在这本小书中让读者感到何谓我所说的希腊宗教风格。

神话,礼仪 诸神的形象

希腊古代和古典的宗教,在公元前 8 世纪到 4 世纪之间,表现出值得注意的一些特征。如同其他多神崇拜一样,它与任何启示形式无关:既没有预言,也没有救世主。它扎根于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之紧密融和,与之一起包容了希腊文明所有其他的构成成分,以及所有赋予城邦希腊以特有面貌的东西:从语言、手势,生活、感觉、思维方

¹ 热尔内,布朗热:《宗教中的希腊神》,1932年,1970年再版。

式到价值体系和集体生活规则。这种宗教既非一律不变,也非严格固定的。它不具有任何教理的特点。希腊宗教没有神职等级,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没有教会,也没有以文记载颠扑不破真理的圣书。希腊宗教不意味任何用以强加给信徒有关彼世统一信仰的信经(credo)。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希腊人对于宗教的内在信念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呢?又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呢?希腊人的信念不属理论范围,这些信念从来不用不忠的罪名为惩罚以强迫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要严格服从已定的真理。对于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来说,只需相信长篇累牍的各种故事——从童年起就知道的故事——就足够了,这些故事的版本多种多样,派生的变种数量特别大,足以给每个人留出解释的空间。正是在这个范围内并以这种形式,各种对诸神的信仰得以形成,一种足够可靠的对自然、自身作用和要求的舆论协调得以产生。否认共同信仰的这种背景,就好比是不再说希腊语,不再以希腊方式生活,不再是自身。但是,人们也并非不知道,还存在着与他们不同的其他语言和宗教,人们总可以对其固有的宗教保持相当距离以对之进行自由的批评和反思,而又不

会不信宗教。希腊人并没有丧失信仰。

诗人的声音

通过故事传播的大量传统“知识”，涉及彼世社会，诸神的家庭，每个神的谱系，他们的遭遇、冲突或合作，他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和行动方式，他们应该享有的特权和荣誉，这一切在希腊都是如何存在、保留和流传的呢？在语言方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首先，通过在每个家庭中，特别是妇女们的中介，从嘴到耳传递的纯粹口头的传统：奶妈的故事，老祖母的寓言，用柏拉图的话讲，孩子们于是在摇篮里就知道这些传说和寓言的内容。这些故事，这些神话，因为在人们学说话的同时听到的而更加耳熟能详，它们制造了一个道德框架，希腊人依照这个框架自然而然地发展到表现神，安置神、思考神。

后来，通过诗人的声音，诸神的世界有距离地、奇特地向人类展现，彼世的天神通过讲述他们的生动故事具有了理智所熟悉、允许的形式。聆听诗人们在乐器伴奏下的咏唱，这不再是很有限